

许询与祇园寺

□许伟平

经过两年多修缮,萧山祇园寺以全新面貌向社会重新开放。它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参观,而且也引起了史学研究的高度关注。

祇园寺原名崇化寺,是由东晋大诗人许询舍宅而建的一处寺院。那么,许询为什么要舍宅建寺?祇园寺到底建于哪一年?笔者由于近年来对两晋南北朝历史和许询多有涉猎,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解答,以飨读者并求教方家。

许询《晋书》无传,《建康实录》和《刻录》有其传。《世说新语》《续晋阳秋》《晋中兴书》《文章志》等史书都有记述。

《建康实录》:“询字玄度,高阳人。父歸(归),以琅琊太守随中宗过江,迁会稽内史,因家于山阴。询幼冲灵,好泉石,清风朗月,举酒永怀。中宗闻而征为议郎,辞不受职,遂迁迹居永兴。肃宗连征司徒掾,不就。乃策杖披裘,隐于永兴西山,凭树构堂,萧然自致。至今此地名为萧山。遂舍永兴、山阴二宅为寺,家财珍异,悉皆是给。既成,启奏孝宗,诏曰:‘山阴旧宅为祇洹寺,永兴新居为崇化寺。’……常与沙门支遁及谢安石、王羲之等同游往来,至今皋屯呼为许玄度岩也。”《刻录》:“许询,字玄度,高阳人,有才藻,善属文。与孙兴公皆一时名流。具有负俗之谈,卒不降志。能清言,于时人士皆钦慕仰爱之。”《续晋阳秋》:“许询字玄度,高阳人,魏中领军允玄孙。总角秀惠,众称神童,长而风情简素。司徒掾辟,不就。蚤卒。”上述史书基本勾勒出许询的肖像。

对于许询的享年,史书历来没有明确记载,本人曾有过考证。因本文涉及到许询征辟和舍宅建寺时间,故介绍如下:

综合各种史料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,我们可以推断出许询的享年的。据《晋书·郗愔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,知许询卒于郗县后,县卒于升平五年(361)正月。据《全晋文》卷二十二王羲之:“七日告期,痛念玄度……但昨来念玄度,体中便不堪之,耶告。”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20条:“王右军与王敬仁、许玄度并善。二人亡后,右军为论议更克。”可知许询卒于本年(361)王羲之卒前。又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38条:“许掾年少时,人以比王荀子,许大不平。时诸人士及支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,王亦在焉。许意甚忿,便往西寺与王论理,共决优劣……”本条余嘉锡《笺疏》程炎震云:“法书要录载张怀瓘书断云:‘王修以升平元年(357)卒,年二十四。’则生于咸和九年(334)甲午,许询或年相若耶?”张可礼《东晋文艺系年》记许询与王修会稽西寺辩论发生在345年,时年王修12岁,许询16岁(“年少”一般指13-17岁),据此推算,许询约生于330年,卒于361年,享年32岁。

许询舍宅建寺,隐居永兴,其目的是为了躲避朝廷征辟。综合各种史书,我们可以知道许询一生共有4次征召和举荐。除了《建康实录》,《晋中兴书》《世说新语·轻詆》也有记载。但据前面对许询享年的考证,我们发现,中宗和肃宗皇帝在位时,许询还未出生。我们再拿谢安作为征辟对象来比较一下。许询和王羲之(303-361)、谢安

(320-385)、支遁(约314-366)为至亲好友,这4人中许询年龄最小。假如我们以谢安作为征辟对象,肃宗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(325),谢安也只有6岁。所以,《建康实录》记载的中宗、肃宗皇帝征辟许询,肯定是后人笔误。以笔者对魏晋时期朝廷对官员的征辟条件及许询的享年看,此处征召许询的二位皇帝,实为孝宗皇帝一人。

有学者根据史书记载,把许询的征辟时间划分为二个阶段:第一阶段为司徒蔡谟辟,不起。皇帝征为议郎,不就。遂迁居永兴。第二阶段为王坦之举为吏部郎,皇帝连征司徒掾,不就。遂舍宅为寺。按照这一划分,许询从山阴迁往永兴的时间大约在349-350年。

许询到永兴后,先居西山,然后征地筑室,约两年左右新宅落成后,皇帝连征司徒掾,于是许询“遂舍永兴、山阴二宅为寺,家财珍异,悉皆是给。既成,启奏孝宗。”孝宗下诏:“山阴旧宅为祇洹寺,永兴新居为崇化寺。”许询舍宅为寺后,携家人迁往究山(许贤乡)。不久,许询只身赴皋屯(楼塔)隐居。永和十一年(355),王羲之辞职迁居剡县金庭。许询知道后,也迁居剡县,与王羲之为邻。升平五年(361),许询和王羲之先后逝世,许询葬剡县孝嘉乡,王羲之葬剡县金庭乡。根据上述时间节点,许询舍宅建寺的时间大约在352-353年。《嘉泰(会稽志)》记载的东晋咸和六年(331)和宋沈仁衷撰写的《感应塔记》晋义熙二年(406),均有误。

萧山祇园寺原名崇化寺。自许询舍宅而建后,几经倒塌,几度重建。据《萧山县志稿》记载,崇化寺唐会昌中废。宋建隆元年(960)重建。仁宗时期,寺内藏有仁宗皇帝的御书。治平三年(1066)英宗下诏,改赐“祇园寺”。元至正三年(1343),由寺僧道拳扩建佛殿寺广三十六亩。清咸丰十一年(1861)寺宇毁于兵火。光绪五年(1879)重建,至十六年(1890)落成,为萧山庙宇之首。1967年,寺内佛像和两座方塔、鼓楼均被毁。1987年起,当地政府对祇园寺进行逐步修缮。但由于历史原因,此次开放的“祇园寺”建筑面积仅剩3064平方米,约为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。

祇园寺自元至正三年(1343)扩建后,香火渐旺。一些沿浙东运河南下的香客,都会在西河靠岸登陆,到祇园寺烧香礼佛。明代祇园寺一度与杭州灵隐寺、净慈寺齐名。萧山县府专门在寺内设立僧会司,负责管理全县大小寺院,并作为官员练习礼仪的场所。每逢天寿节、正旦和冬至这三大节日,官员们都会在此进行礼仪演习。此外,祇园寺还承载着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救济院、消防等公共职能。附带说一句,自治平三年(1066)宋英宗将崇化寺改名祇园寺后,史书记载只见“祇园寺”,而非现在的“祇园寺”。

今逢盛世,修缮后重新开放的祇园寺,除向人们展示寺院规模,陈列碑帖文物,介绍寺院沿革外,还将正殿辟为博物馆,供游客参观。相信此举不仅能弘扬传统文化,而且能促进当地文旅事业的健康发展。

母亲的三句“好话”

□姚桃娟

中国式父母全心全意地爱着孩子,却并不善于表达爱、表达对孩子的欣赏和鼓励。我到杭州上大学时年龄偏小,又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,他们是多么担忧呀,每个月月底不到,母亲就催着去镇上汇钱给我,怕我缺钱;我上大学一回到家,父亲二话不多说,就穿上高高的劳动雨靴,拎起一只木桶,去泥涂里挖蛴子闸蟹给我吃。

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,留下的深刻烙印却是母亲不断的唠叨声,她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,总说我这不对那不对,这让我很自卑。我自卑,我不会使剪刀,不会划火柴,也不会自己梳头发,还爱哭,爱撇嘴,爱生气,其实那才几岁的孩子呀,那时觉得自己是个笨小孩,受了委屈只会哭,只有心里生闷气,这也形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,我不够大胆直接正面地去对待现实中的人事。大学毕业后,同小组一个男生在毕业纪念册上这样写道:你说你是大海的女儿,是海滩上长着太多仙人掌么?你远远地躲在岸上。我这同学是个诗人,留下了诗一样的语言。确实,我内心很怯弱,很无助。

父母对孩子的爱如阳光雨露,滋润着茁壮成长,也如春雨润物,细微无声,没有他们的爱,我们小孩怎么长得大呢?可小时候就是觉得父母亲并没有多么爱我,特别是母亲,感觉她还是对别人家的孩子好,母亲太唠叨、太烦人了。我甚至不记得母亲对我的种种好,不记得她以后多次说起过的情景:我在新湾一个人去上学时,雨雾重重,母亲要干活不能送我到学校去,她就送我翻过第一座山,在山脚下目送我走远,一声一声喊我的名字,给我壮胆……

现在看来,那时母亲对我的不满意、唠叨确实有点过了,这其实也是老一辈父母的通病。

母亲一生,当着我的面,在人前说过我三句“好话”,可惜这时我已长大成人,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,而在懵懂小孩时是多么需要父母亲的“好话”鼓励鼓劲啊。

大概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后,回到家,邻居们都坐一起聊天,母亲用自豪的口气跟他们说起,阿拉囡读大学回来时变得多少好看啦。又有一次,她说,阿拉囡书是多少会读啦,门口放电影也不去看的。对后一句话我并不感到惊讶,因为我从小确实就很会读书。而对前一句话,我当时听了很震惊。上了大学,完全不同的环境,吃上从来没吃过的红烧大排、红烧狮子头,还有菜底里脊肉,养得白白胖胖,再说那时还一见钟情一厢情愿地暗恋上一个男生,真是花季少女一个。春天,那怕是田野边开出的野花草,也很美丽。但当时母亲的那句“好看”,还是让我很吃惊,从小我在妈妈心里不就是个笨小孩、丑小鸭吗?

说我第三句“好话”时,父母亲已到风烛残年,父亲重病在床,母亲慢性病缠绵,糖尿病没控制好,她还爱喝饮料,这时连走路也困难了。那一天,我开车去乡下接病重的父亲来宁波住院就医。到了那里,我先把住院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拿到车里,再请人帮忙一起架着父亲到楼下坐进车里。这时我母亲扶着楼上的栏杆,冲着楼下的我说:“格囡是真孝顺的啦。”这语气又好像是她在说给别人听。

那之后大概一个月不到,我亲爱的父母亲就相继离开了我们。那年农历二月,父亲种的蚕豆开花了,可我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父母生我养我,抚我育我,顾我复我,我却再也没有喊声“爸妈”的机会了。每当回想起父亲整天忙碌的身影,回想起母亲浓雾迷蒙中声声呼唤,我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
如果有来生,我还是你们那个爱哭爱撇嘴的笨笨的小孩。

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